

太白初秋

□胡觉照



在荒野野岭之中,有如此高人。”驱车向南二十多公里,翻过高耸入云的街岭,山间平原令人眼前一亮,这里是三国时期西蜀与曹魏的边界线,以南是西蜀疆域,县城离街岭不远。太白县长冬无夏,是陕西省招牌高悬言明叫响的慢城市,是全新的城市模式,现代社会的快节奏,迫得人们气喘吁吁、身心交瘁、环境恶化、废旧山积……很多人都在思考:一直追求的高节奏高效率高福利高消费,到底符合不符合与生俱来的诉求?在熵系数的警示下,上世末,意大利布拉市等三座城市签署宣言,承诺告别现代都市高速发展的喧嚣,回归世外桃源式生活,该运动被称为慢速城市运动。这是全然不同的生活模式——培植广袤无垠的绿色空间,让休闲、散步、娱乐、旅游为主题的崭新生活成为日常。在太白幽静闲适环境的感化之中,任是谁,都会放慢了脚步,舒缓了身心,吸纳清新湿润的空气,感受人生本真的乐趣。

城内没有急速奔驰的汽车,没有吆五喝六的喧嚣酒吧……晚上六点后,就连饮食一

条街也都打烊——休憩权与生俱来,服务行业也不例外,休憩权不能被金钱剥夺。因为赶路,我们晚上七点多才到县城,饥肠辘辘的我们却遭到晚饭厄运,总算找到一家夜市,吃着面包喝着珍珠奶茶,却也有另一番乐趣。

清早起来,上大街信步走走,街道上行人稀少,唯其蔬菜市场热闹非凡。金秋九月是农作物收获季节,一街两行都是不喷农药、不施化肥的萝卜白菜、青葱蒜苗、菠菜茼蒿、各类瓜果、干鲜山货,以及黄豆系列的豆腐、豆腐、腐足、豆芽等,应有尽有。顾客大都是外来游人,都在尽情选购时鲜蔬菜及各种山货。这里的所有农产品,以无污染遐迩闻名,远销宝鸡西安等大中城市。朋友小马多次来过,信步中同当地商贩热情地打着招呼。在西安蔬菜市场,常见到锱铢必较的大妈们,在这里却一反常态,没有讨价与还价,更没有小家气地将蔬菜剥掉一层又一层,只是一个买字当家,直买得大包小包鼓鼓囊囊。三十多年中我不进商店菜市,在这里也慨而慷地买了两个大萝卜,为不虚此行留下纪念。

从太白县城驱车向东南七十公里,就到了可与四川九寨沟媲美的黄柏塬镇。自战国以来,关中通往汉中的栈道共有四条,自东向西数,分别是子午道(长安县子口到

陕西洋县以东的午口)、骛骆道(洋县骛水河口华阳镇到周至县西骆峪)、褒斜道(汉中褒城到眉县斜谷)、陈仓道(宝鸡到汉中褒城)。黄柏塬镇是秦岭山脊的交通要道,与太白县城之间的太白小道(太白到洋县的山间小道,今天已成省级公路),将骛骆道与褒斜道衔接起来,十字交叉的山间通道,给人们提供了极大方便。

黄柏塬镇处秦岭之阳,与周至、佛坪、洋县等相邻,森林覆盖率达98%。满眼苍翠,遮天蔽日。黄柏塬山岭浑然天成,山石神秘,水景奇幻,云天雾海,布满山峦,惠风拂面,暗香扑鼻,既有江南的秀色可餐,又有北国的威武雄姿,亦真犹幻,既幽还明,宛若童话世界,又似人间仙境。天上白云苍狗变幻莫测,山涧清泉瀑布交相辉映。悬崖上的古栈道遗迹,油然勾起游客对古战场血腥厮杀的凭吊,和对商旅穿梭南北繁荣经济的感怀。原始森林的参天大树,路边盛开的各色小花,都在张开怀抱迎接游人。沿途随便取一风景,或山石、或花草、或寂静幽谷、或潺潺流水,都会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从太白回来已近一年,至今犹有依依之情,如有机会,我还想去,并带着一家大小。

履痕处处

花开

□刘亚萍

装修时,我在阳台、厨房、卧室的窗外均安置了花架,不管走进哪个房间,都有鲜花随风摇曳,向我招手致意,心中瞬间也有鲜花盛开。

紫色的长春花淡雅、清秀,细细的枝头上,三朵两朵绽放。此花由五片花瓣组成,单层、平面,小巧可人,如邻家紫衣小妹一般惹人怜爱,每次看到,心中都会漾出似水柔情。花籽是婆婆从老家带来的,花如其名,一年四季,此消彼长,尽管开放时只是小小的、淡淡的几朵,却是常开常新。以前尝试搬回家中,无奈色彩消退,花瓣缩小,魅力顿减。重新放回阳光下,不几日,便恢复了往日的明媚。

天竺葵是我阳台上种得最多的花儿,火红、玫红、粉红……花期长、易插、好活,生命力旺盛,成为我和朋友之间的友情链接。那年冬日,从朋友家剪下一缕干枝,没想到来年收获热烈的绽放,饱满、艳丽,错落有致,大朵的如红火一般燃得我眼也炽热、心也炽热。此后,对天竺葵的喜爱与日俱增,朋友间互相交换,让阳台的色彩越发丰富。

阳台上最缤纷的色彩,当属太阳花了,它有着鲜明的季节特征,只为夏日绚烂,一生、一季。清晨,一朵朵色彩各异的花儿在窗前竞相绽放,大红、金黄、粉紫,心一下被照亮,下午随着日落渐渐收拢,第二天,又开始新一轮,此起彼伏。它将春日里积蓄的力量,一次释放,尽管花期很短,但那明艳的色彩却能美丽四季。从春天撒下种子的那天起,就一天天期待着,到秋季,把花籽装入瓶内,或送与邻人时,又有了对来年新的期待。也许生活是需要这种期待的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同样的日子因了不同的期待而呈现出希望的光亮。

“每天看到你阳台上的花,心情都会变好!”直到有一天,听到后面楼上一位朋友的赞美,我才知道,原来这些不起眼的花已将美丽延伸,不仅带给家人美的愉悦,还带给邻人抚慰,心中满满的成就感。

我种的花都有一个特点:好养活!有时忙了,忘了浇水,打蔫了,及时补充水分,便会迅速恢复生机,不用付出太多心力。有时闲了,修剪、插枝、移盆,送给需要的朋友,传递一份无言的温暖。

阳台上还有许多普通的植物,每一种花都在努力绽放,将美丽带给人间,一如平凡普通的我们。

孤独的人,才能与灵魂相遇

□程一

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,作为人,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。

它来去无踪,却一直感觉萦绕左右,它突然席卷,却又转瞬下落不明。

当分手后拥挤的房间突然变得又空又大,当月亮被香烟晕染成模糊的光斑,当清冷的办公室只剩仓皇又疲惫的打字声,当陌生的旅途四处都是赶路人,我们也就被这瞬间的孤独所击中。

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寄托,颜色、气味、形状、场所,它们无法相容,所以,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
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,这才是生活的本相。

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里说:“过去

都是假的,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,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,即使最狂乱且坚贞的爱情,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,唯有孤独永恒。”

从学生时代黯淡无光的晚自习,走出教学楼看见黑夜里分外分明的鲜红色LED考试倒计时,到工作了披星戴月,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的夹缝中回到自己的小小房间,默默地给自己煮了一碗简单的面,对电话那边遥远的父母说一句晚安,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,看别人精彩纷呈的社交动态,好像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他人的故事,离自己苍茫祖栉的生活终是很远。

等到垂垂老矣,皱纹爬上脸颊,我们逐渐与故人经历长久而悲壮的离别,可这

世界依旧和你14岁那年别无二致,老去的只有我们而已。

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,像一座孤独的岛屿,与海峡对岸的人间遥遥相望。

人渐渐长大,笑点和泪点都变高,某一天回头看看自己来时的路,竟对自己的坚强哑然失笑。那么多艰难的时刻,我一个人熬过来了。

困境的方式一直在变,是让人难以下笔的考试卷;是被推入社会江湖的箭在弦上;是忙着结婚生子生怕被人落下半分;是终于有一天看清我们是一颗颗小行星,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。

其实一个人也蛮好的,赏花看月,消磨时间,健身冥想,烹饪厨艺,山高水长,

拥有了一颗柔韧丰盈的心脏。

成年人最高级的态度是与孤独和解,也与自己和解。

那些晚班到深夜的疲惫从来不会击垮我们,那些无人问津也不会影响我们。玫瑰色的落日,碧蓝无垠的海洋,清风拂过脸庞轻轻的安慰,是孤独人们能够等来的奇迹。

“我有一块田,北至滴水,南至街心。田上种春风,花开一树明。”

总有一些路要自己走,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有最坚定的寄托。

笔走龙蛇

石头的忠诚

□郑金民

未出征的时候
深埋地下
或置于角落
从未放弃对生命质量的修炼
不急于见到阳光
不急于在公众面前手舞足蹈

一旦需要,毫无保留
坚守河堤的根基
不走河堤样
春夏秋冬英雄的形象
抵挡迎面扑来的洪水

肩负路基
为了交通顺畅
扛起千钧重担
默默经受风雨的考验

无畏牺牲
和水泥一起塑造桥墩
不要形象
紧紧保持力量和坚强
为了一个承诺
见证世纪使命

择友也是选择命运

□陈仓

寓言

雨季终结,旱季将至,何去何从,东非大草原上的动物们犹疑不定。随角马群迁徙,必然失去已控制的地盘和资产;随牛羊群固守地盘,必然失去新的机会和不可限量的资源。斑马和瞪羚是好朋友,面对两难选择,它们争论不休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为了精准决策,斑马决定先请教角马先生,听听迁徙者的高见。角马说,食肉动物重地盘,有地盘一般就有草场,有草场就有食草动物,有食草动物就能活下去。水草是食草动物的命根子,食草动物只能逐水草而

居,而不是固守徒有虚名的地盘。旱季缺水少草,这是不必争论的常识。因此,每逢雨季结束,旱季来临的时候,我们不畏千山万水,不惧狮子鳄鱼围追堵截,义无反顾地长途迁徙。角马的分析鞭辟入里,斑马恍然大悟!瞪羚如梦方醒!斑马和瞪羚一致决定,与角马结交,结伴迁徙。迁徙路上,瞪羚感慨地对斑马说,选择朋友也是选择命运啊!关键时刻,幸亏你选择了角马,我选择了你!如果与羚羊牛羊为伍,我们势必成为狮子猎豹花豹豺狼们的食物!斑马点点头说,是的,朋友的首要价值在于它的价值取向。价值取向决定行动方向,方向错了,一错到底,万劫不复!

枣树

□杜亚玲

没有比我老家屋后枣树
更瘦的树
栽下这棵枣树的
是比这枣树更瘦的手
这双手属于母亲

栽这棵枣树的时候
母亲像枣花一样
朴素美丽
母亲的手
比弱不禁风的枣叶
还要稚嫩

后来母亲的手
长成了枣树的样子
没有血色,瘦骨嶙峋
但是枣树开花了
枣花像母亲一样美
而那些红红的枣儿
就是母亲温柔的叮嘱

故乡羊肉泡

□YK

离开故乡三十余年,几乎走遍大江南北,也曾吃过山珍海味,也曾尝过酸甜苦辣,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故乡的羊肉泡!

家乡人称这羊肉泡为“羊肉”,现在城里人称“水盆羊肉”,简称“水盆”。但不论城里人如何花哨着叫,家乡人却不追求这个时尚,因为“去羊肉馆”“吃羊肉”的用语已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。村肆、路旁,互相见了问一声“咋呀”,答一声“吃羊肉去”,问者自然,答者顺口,和“吃了吗”“吃了”的问答一样,随意而又显多余。

这“羊肉”不知何人创造,亦不知经历几朝几代。打我记事起,这“羊肉”香便在村里飘荡,“吃羊肉”也时常挂在人们嘴边。那年月,庄稼人嘴里没有多少嚼头,也没有钱去街市上尝鲜,唯有这羊肉泡让人割舍不下,不论“日子”多么艰难,前途多么黯淡,一年之中总要吃那么几回。那就是吃上一回,庄稼人也会感觉到生活的美好,奔发过“日子”的劲头。那时候,只有公社食堂周日集市这天卖这羊肉泡。赶集日,居住在山下梁畔的庄稼人,早早起床净面,从家里背三四个馍馍,一路逶迤,用脚板丈量完去公社食堂的路程,花三毛钱,要一碗“羊肉”,掰两个馍馍进去,慢条斯理地吃,馍吃完了,汤喝干了,肉却纹丝不动;不花钱再要一碗汤,泡两个馍,继续香香地吃。吃饱了,打一个长长的饱嗝,抹一把鼓鼓的肚皮,那感觉比过年还要滋润。

居住在公社附近的庄稼人,大清早起来,或自个或委派孩子提一个沙罐,早早就到公社食堂去排队,轮到,说一声“菜两碗羊肉”,又特别嘱咐一声“再多加点汤”。食堂大师傅本是庄稼人的邻里乡党,晓得庄稼人吃一回“羊肉”的艰难,自然不会驳回人们的请求,便极快地舀几勺汤倒进沙罐,交给眼巴巴的大人或孩子,久而久之,这加汤便成了庄稼人吃“羊肉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接过加了汤的沙罐,庄稼人小心翼翼地拎着,急匆匆地走。小心翼翼地怕汤晃出沙罐,或者摔一跤打了沙罐;急匆匆则是怕汤凉了,全家人吃不上个热乎。终于回到了家,主

妇们在全家人巴巴的眼神中,极快地捞出肉撕小一点,再倒进半壶开水,然后拿碗公平地给每一个人舀,人们依次接过碗,咥着嘴,你泡一个馍、我泡一个馍地吃。虽然“羊肉”清淡一点,泡得自家馍也有点飞花,但毕竟吃的是“羊肉”!

就在人们吃“羊肉”、听秦腔、奔“日子”的劲头中,庄稼人的“日子”一天一天好了起来,吃“羊肉”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公社食堂虽已关闭,但专业羊肉馆却冒出来了几个,而且一天一卖,竞争中也让庄稼人美食了几顿。

后来,街面上有两家羊肉馆被庄稼人认可,成了村里的“老字号”,可这“羊肉”却变戏法似的,几年间就涨到了二十元一碗。庄稼人现在生活虽有大幅度提高,但兜里缺少的仍然是钱,一次花二十块钱吃一碗“羊肉”,对庄稼人来说还是心疼。但心疼归心疼,这“羊肉”却是要吃,生活毕竟比过去好多了。于是,生活富裕者十天半个月吃一回,家境艰难者三两个月也会尝一回,吃时也不再背馍,就泡羊肉馆里的烧饼,也很少有人用沙罐提回去兑了水后全家人分着吃,而是扶老携幼去羊肉馆里吃,掏钱时手虽有点颤,但看到全家人满足了,自己也便满足了!

多年来,我常常想,故乡的女人们能在面食上做出诸多花样,但这“羊肉”却成了人们的向往和喜爱,除这“羊肉”好吃外,其中是否还隐藏着文化因素呢?我无法解答这个问题。一天,我向村中一老者探究这个问题,老者先是一愣,尔后笑着说:“羊吃的是草,长的是肉,庄稼人养的羊卖不上价,但被能人做成‘羊肉’后,却值了钱,庄稼汉想不通,便在吃‘羊肉’中寻找答案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老者的话虽是戏言,但“寻找答案说”却给了我些许启发。现在城里人喜欢享受农家乐,我多么希望他们到我的故乡大孔来,在这里,你既能吃到让你终身难忘的“水盆”,又能了解庄稼人的喜怒哀乐,说不定无意中还能帮他们寻找到这个“答案”呢!



龙脊梯田

杜新建 摄